

你是否发现,最近朋友圈“神奇”地被海子、余秀华、顾城“刷屏”,精英、草根甚至哲学家都重新披上诗人的斗篷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从边缘到焦点,网络时代,诗歌真的回来了吗?

诗歌莫名其妙地“重回”与无厘头的狂欢

本报记者 欧阳

同往常一样,京城随处可见的玉兰花在春天里安静地开放,又无声地飘落。平静之中谁也没想到,边缘化多年的诗歌会在不经意间热络起来,仿佛一夜之间,那些貌似个别、无序的事件在网络和现实的文化生活中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使诗歌置身于关注的焦点。

3月的一天,在诗人海子逝世26年后,很多人发现自己的朋友圈突然被海子“刷屏”,如果是对海子的纪念,这显然是近些年来最不一样的一次。此外,细心的诗歌爱好者还会在微信中读到诸如“对真理而言/信报比流言更危险”之类的诗句,这是连痴迷诗歌的文青几乎都不会关注的尼采作品。

不仅如此,之前乌青的“废话”诗集首版5万册卖断货,新近“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的余秀华诗集短时间内发行量突破10万册,而《顾城海外遗集》也着手出版销售……精英、草根,甚至哲学家都重新披上诗人的斗篷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而一些关涉诗词的公众微信号忽地备受青睐,订阅者猛然超越了6位数,于是,我们听到了乐观评论家的振臂宣言:诗歌回来了!诗歌,真的回来了吗?

除了诗歌本身,我们在关心什么?

诗歌的归来,应该有两个层面的解读,一是诗歌重新站上了主流话语舞台,海子是诗人,但余秀华们不是,也即是说诗歌仍然“是贵族的”,就如谢冕在叹息海子时表露出的反诗歌平民化立场。另一是诗歌“重回”日常的世俗生活,所有热衷于写诗、读诗的人们,没有身份的差异,只要有诗意的想象和情感,都是诗的寄存之所。

对很多人而言,延续数千年诗词历史积淀的文化熏陶是无法逃脱的,在他们心里,文人笔墨才是诗,尽管他们并不排斥《诗经》这样朴素的民歌谣,言志、寄情之外,诗必须是千锤百炼的语词精粹,必须是独具韵味的意境抒怀。

这是旧时代的诗歌意指,即便到了20世纪初,新诗运动的潮涌也没有脱离“文人”情怀,诗依旧是文士之间的贵族心思,寻常的市井生活是没有“诗意”的。

然而,回溯新中国的几次“诗”潮,诗回归

日常的世俗生活或许就不再是梦呓。

“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即是那个疯狂时代的标语,也是草民赛诗会的杰作。严格说来,诗歌并不完全是亭台楼阁里文人独占的精致玩物,高墙之外丰富的生活感悟更有诗意。晚近的朦胧诗同样出自一些圈养的诗人们,用今天的话说,是草根创作者、是草根读者成就了朦胧诗。舒婷说《致橡树》不是爱情诗,那么“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就是平等、是尊严、是没有等级、没有贫富、没有高低贵贱的理想,是生活的现实追求,也是诗意的心灵祈祷。显然,只要在用心“写诗,海子与“现象”诗人之间就没有距离。

循轨前行的“诗人”内心深处未必有诗意,“桂冠诗人”的奉旨颂词几乎都短命。虽然我们不是说红墙之内没有理想,但是,原野的芳草更能体会大自然赋予的情怀,比起贾宝玉吟诗填词的娱乐,诗歌是余秀华们超越生活的理想,理想没有围栏,无论是文字的形式,还是思想的枷锁。

贵族化的文人诗词或许不再,但微信、微博上越来越多的诗人轶事和诗作转载告诉人们,世俗生活中充满理想的诗意或许正在归来。

网络时代的流行诗歌,究竟在书写什么?

新世纪的诗歌被认为背负着草根的特性,如著名却不为大多数人所知的“湘西刁民”,有资料说这名打工诗人几十年来游击四海,做过水手,当过保安,曾是司机,翻年又成装卸工,到2013年也没有作协给其发薪水。除去此类散落野地的诗人,掀起风浪的乌青、余秀华也是

黄田

最近读到一篇名为《假如什么都会,那就写作吧》的文章。开头写到:“写作其实是件肤浅的工作,小学三年级以上,识几千八百字,都能写。要到达赚杂志稿费的水准,也只要勤劳,专门训练个一年半载就行了,和木匠、裁缝没什么高下之分。”看了之后哭笑不得,有许多话如鲠在喉,不禁要问:这是不是在玩弄写作“千术”?

首先,要搞清楚“写作”的概念,从操作层面而言,写作,是写作者为实现写作功能而运用思维操作技术和书面语言符号,对表达内容进行语词化展开的修辞性精神创造行为。写作是一门艺术,各种文体各有各的写作特点、方法和技巧,其中有很深的学问。写好一种文体就很不错了。

写作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就像蜜蜂采蜜,非常辛苦,整天飞来飞去,需要采集成千上万朵花草,才能酿出那么一点点蜜糖。

有个知名作家曾经对我说,他要连续写三天书报,才能写出一篇千字文章。我有个朋友,从小酷爱写作,高中毕业后,埋头搞了几年文学创作,撰写了几篇诗歌、散文、小说,却没有几篇发表,大多泥牛入海。究其原因,

草根。

倘若在互联网前时代,他们也许注定了默默无闻,或游走天涯,或偏居一隅,独自在这个世界上描绘诗画。在《诗刊》落寞寂寥的日子里,互联网打开了新的窗口。

网络没有门槛,没有藩篱,对诗歌没有“偏见”,“素养”不足的网络侠客也不在乎诗歌是什么样,只要喜欢,作者就写,读者就

读,那些认为是“诗”本身的匮乏导致了诗歌落寞的理论,殿堂之外的杂草们并不去理会。他们自由地生长,他们甚至抛弃了殿堂的认同,四野漫山的各自游走,于是写出了别样的篇章;对新生代的诗人来说,诗歌不只是文字,更是生活的方式,是理想。

事实上“最后一个诗人”海子也是这样,那些追随他畅游、感悟生命,一起在海边、在荒野读诗的人们,更多的向往是诗意生活,而不是诗。海子老师曾对学校边上的饭馆老板说:我在这店里朗诵诗,您给我一瓶啤酒。老板回答:您不在这朗诵诗,我给您两瓶啤酒。

海子生前,无论是出版的诗集还是未出版的作品,公众认同度远没有今天高。诗人之死,以及朋友对其诗作的整理,再到后来海子诗意图生投射出来的力量,才使人们真正意识到一个诗意生命、生活是如此绚烂,人们开始重新认识诗人和他的作品——诗歌是灵魂的自我寻找,是情感的自我托付和存寄。海德格尔说“孤独只存在于惟一个的地方,在这里,思想者和诗人用人类的财富来支持存在”。海子是孤独的,但他的诗意生命和生活是近乎完美的理想,并不孤独,诗意生活作为精神慰藉的存寄之所从来就不孤独。

也许兴奋于诗歌事件的雅士不认可被其名之“现象级诗人”的乌青,余秀华们的诗作,但必须承认,和海子一样,诗人的故事和诗意图生洋溢着诱惑,这些孤独的诗意源点汇聚成诗情画意,绿草成茵,终于侵袭、激活了死寂的荒城,使那些眼中、心内、脑海里被金钱染色的人们猛然间醒来,重新感悟到生活、生



“荒城”报春 诗意正浓

李法明 绘

不要玩弄写作“千术”

就是没有掌握写作要领,可见写作之难。

如果撰写学术著作,就难上加难了。鲁迅为了写《中国小说史略》,就花费了极其艰辛的劳动,他从浩瀚的书海中一点一滴地进行摘录和收集,从不厌烦。他所写的《小说旧闻钞》一书,就是从90余种1500余卷书中用蝇头小楷一笔一画抄录出来的。马克思为了创作《资本论》,花费在搜集研究资料工作上的时间竟长达40年。这期间,他仅阅读和摘要过的主要书籍就达1500多种,作了65本厚厚的笔记,字数多到至今还没有人能够精确地统计出来。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该文作者又说:“莫言小学没毕业、郑渊洁只读到小学四年级,这并不影响他们拿诺贝尔文学奖、上作家财富榜。”而事实并非如此。26岁之前,莫言写了很多作品,向全国报刊投稿,却屡投不中。终于在1981年秋天,河北保定市刊物《莲池》发表了莫言处女作短篇小说《春夜雨霏霏》。后来,莫言进入解放军艺

术学院文学系学习期间,第一本书《透明的红萝卜》(徐怀中作序)和第一个长篇《天堂蒜薹之歌》出版。1986年,莫言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后,发表中篇小说《红高粱》。据悉,在上世纪80年代,莫言和迟子建、余华、刘震云等在内地的一大批知名作家还参加了中国作协下属的鲁迅文学院与北师大中文系合作举办的唯一一届有正式学历的研究生班。

试问:如果莫言不去大学多次进修,没有多位名师的指点、帮助和推荐,没有自身坚持不懈的磨练写作,没有翻译家将其作品推荐到国际文坛,凭小学生的水平能拿到诺奖吗?恐怕是万万不可能的。

再说“郑渊洁只读到小学四年级,这并不影响他上作家财富榜”。但他勤奋自学,挑灯夜战,翻阅无数古今中外文学名著,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不通过自身奋斗,怎能跻身作家财富榜?

其实,只有真正写作的人才体会到,写作

命的绿意。

诗歌的轰动效应或许无需归结到诗歌本身,诗意的生活理想重新点燃了人们的心绪。

碎片化阅读日兴,诗歌将迎来黄金时代?

诗歌回来了,或者说诗歌将迎来黄金时代,这实际上是一个伪命题。作为理想,诗意生活一直就在,对那些相信精神诉求比物化享受更重要的人来说,内心深处就一直就执着着一块洁净的领地,当诗歌来敲门的时候,心扉就会敞开。

为什么是诗歌?刷屏、爆点的缘由当然不止于此,另一个重要抑或是实际的原因是因为诗歌本身在表达方式上的自由和灵活。比起小说文字的繁复和结构的“宏大”,诗歌更容易表达出个人的情思和倾诉。一句话,或者如乌青简单而空泛的一系列废话,是诗;一个穿越大半个中国的念想也是诗,严谨、完整、精炼固然没错,但诗歌可以是简朴的,随性而发的片章依然是诗。

在多元化、碎片化的网络上找寻零碎的食粮,自身即是碎片的组成部分,也是碎片的“成果”,他们颠覆了权威的权威,不需要权威认同,这不只是因为网络拆掉了栅栏,也不是因为碎片化传播使得诗歌占据了这种优势,拘泥的文词、精美的语言固然需要训练,但诗人从来不是训练出来的,诗人是天生的。

换一个角度,之所以是诗歌也许可以从一个老话题来说:为什么是莎士比亚?这个草根戏剧高手演化成杰出的剧作家和诗人,《莎士比亚与书》的作者戴维·卡斯顿顿纳说:这归功于后来的被“建构”,莎士比亚之为“莎士比亚”是十八世纪之后才确立的——因为我们需要他。

同样,无论是余秀华们还是海子,当下的热潮涌动是作者们诗歌本身之外的召唤。众声喧哗之下,日益世俗的评判标准也好,留守象牙塔的卫道士也罢,激荡他们的是这种现象蕴含的味道,而不是作品本身的吸引力,在自发的网络热浪之侧,新旧媒体推波助澜,为什么这样做?难道只是为了助推最后的诗人海子和成就“现象级诗人”余秀华们么?显然不是,不管人们意识到没有,背后抑制不住的涌动实质上是诗意的生活守望,这是诗人的理想,也是我们的理想。

诗歌还没有回来,也许她明天回来。理想没有春天,但她一直在守望春天。



英国作家预言新世界 法国报纸留存中国史

云外

《重返美丽新世界》



[英]阿道司·赫胥黎 著 庄蝶庵 译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本书是20世纪英国著名作家阿道司·赫胥黎晚年最重要的包含社会学、心理学和传播学的重要著作。它内容精简但信息量巨大。书稿出版于1958年,而本书是国内第一个未删减版本。该作品对二战后人类社会的命运进行了精彩绝伦的分析,预言了世界两大主流意识形态的未来。舆论认为,赫胥黎对现代人类社会的认识超出普通人50年。在今时今日阅读他的作品,能让读者有一种重新认识了人类社会本质的感觉。在这部新著作中,你会发现他对遥远未来的那种讽刺性预言居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成为了现实。

《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



李红丽 赵丽莎 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书稿共收录了1891年~1911年法国《小日报》、《小巴黎人报》所刊彩色石印画百余幅。内容涉及1891年教案、1895年甲午战争、1896年李鸿章出访欧洲、义和团起义、1890年联军侵华、1905年日俄战争、1908年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病亡、1909年袁世凯小站练兵、1911年袁世凯剪辫子就任临时大总统等,涵盖众多秘史旧闻,史料珍贵。这批彩色石印版画,不仅仅弥补了早期中国影像史、近代中国印刷与出版史上的缺失,更为重要的是,在追溯那段发人深省的历史的同时,更能通过西方人的视角审视那段历史对于中国发展的深远影响。

《音声之道》



瞿小松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瞿小松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最活跃、最有影响的作曲家之一,他被西方乐评界誉为“寂静的大师”。他的创作风格融合了西方先锋派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意境,别具一格。本书传达他对音乐的理解:“一切音声皆含道性,道性通达一切音声。”他借助自己对佛教、基督教、老庄哲学的理解,为我们阐明音乐的起源,带领读者去聆听各种类型的音乐:非洲、欧洲原生态音乐,格里高利圣咏,非暴力音乐《雨》、《敦煌》,藏族歌手才让旦的雪山天籁,福建南音等等,表达出一种广博、平等、包容的音乐态度。

《复仇小姐》



[英]罗纳德·弗雷姆 著 修国芳 译
中信出版社

这是一部充满诱惑和背叛的小说,女主角疯疯癫癫像薇希小姐在狄更斯的经典著作《远大前程》中多有着墨,而她哀怨复仇的故事更是后来时尚界大咖们的设计灵感来源。这一次,在罗纳德·弗雷姆的笔下,让我们看到一个富贵小姐的特殊人生,一个好女孩的复仇女神长成人。作者罗纳德·弗雷姆于1953年出生在格拉斯哥。他已经出版发行了13部全球知名的小说,也是一位获奖电视广播剧作家。他的处女作《冬日旅程》获第一届蒂姆·特拉克斯文学奖,《提灯的人》入围布克文学奖,并获得苏格兰年度图书赛尔泰奖。

全民阅读文化传播与研究基地落户苏州

本报讯(记者苏墨)3月28日,2015“书香中国万里行”首站活动在苏州启动。启动仪式上,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党组成员宋明昌等代表总局向苏州市图书馆和部分市(县)、区图书馆赠送了2014年度“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同时,“全民阅读文化传播与研究基地”揭牌。该基地设在苏州,由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和新阅读研究所联合发起,借此为推动全民阅读文化传播和学术研究做出努力。

当天,一场包括经典诵读展演、晒书、优惠购书、讲座等活动的“悦读嘉年华”,也揭开了第十届苏州阅读节的序幕。在未来的7个月时间里,苏州全市将继续围绕“阅读,让苏州更美丽”主题,陆续推出10项主题活动、50多项重点活动,1100余项系列活动供市民参与。据悉,创办于2006年的苏州阅读节已连续成功举办9届,2009年,苏州市委市政府被授予“全民阅读先进单位”称号;苏州市的公共图书馆总分馆体系被冠以“苏州模式”之名在全国推广。

采访期间,来自全民阅读媒体联盟成员单位的40余名记者分为两路,走进张家港、常熟、太仓三市(县)、吴江区、姑苏区、工业园区三区的家庭、企业、社区、学校、村镇,深入挖掘当地全民阅读典型经验;张家港和吴江区开展的县级市(区)图书馆、镇图书馆、行政村(社区)农家书屋“一卡通”服务试点;苏州书香酒店投资管理集团在所属各酒店开展的“书香宾馆”建设;常熟市图书馆与常熟理工学院开展校地合作,分别建立常熟科技文献信息查询中心、常熟地方文献阅览研究中心及常熟公共图书馆流转服务中心;苏州市姑苏区沧浪街道桂花公益坊为阅读公益组织发展提供各项支持的模式,孵化出若干个有益项目;普通市民吴静文创立的“蝴蝶妈妈读书会”十年坚持开展阅读系列活动……

苏州市通过构建完善的公共阅读设施体系,改进完善阅读公共服务,培育打造阅读服务品牌,挖掘培育发展苏州书香文化等措施使得人间天堂书香更浓,全面地推进了“书香苏州”的建设。

《顾城海外遗集》海内外首发

本报讯(记者陈俊宇)记者近日从金城出版社获悉,经近十年整理,《顾城海外遗集》将陆续出版。《顾城海外遗集》含顾城的小说、诗歌、散文、哲思、访谈与对话、演讲问答等6个主题共计9册图书,经顾城姐姐顾乡详细严谨的注释,配有几百幅顾城绘画作品。

1987年5月29日,顾城夫妇自北京飞德国明斯特,开始海外生活,次年移民新西兰,1993年去世。此间,大量小说、诗歌、散文等作品均不为国内读者熟知。据介绍,《顾城

海外遗集》是海内外收集作品最齐备、最完整的顾城作品集,充分还原了顾城海外6年的生活面貌、写作处境、思想状态和艺术风貌,第一次全面呈现了顾城对东方哲学、艺术、对生命、人生的深透体悟。

此次顾城海外创作结果不但极具学术研究的文本价值,更从侧面展示了顾城海外生活的真实细节,呈现出一个真实、立体的顾城,一个“诗人顾城”之外的顾城。另悉,小说卷《英儿及其他》已经开卷。

刘一达新作《传世猫碗》举行读者见面会

本报讯(记者苏墨)4月9日,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在北京玉渊潭公园举办了著名作家刘一达的新作《传世猫碗》读者见面会,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画家李苦禅之子、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李燕等文艺界人士前来捧场。

《传世猫碗》以老北京的“十大美女”之一、大家闺秀白蛇姥与老北京的“东城四少”彭三爷的旷世之恋为主线,以一个出土的成化斗彩小碗的迷踪为背景讲述了一个感天动

地的爱情故事。作者用时空交错的手法,浓缩了北京城从民国到现在100多年的历史变迁和各种背景不同人物的命运。

《传世猫碗》不算采访、积累素材和构思,从动笔创作到最后一稿的完成,前后花了近五年的时间,其中大约有两年是用来修改的。小说最初写了40多万字,完成稿有20多万字,几乎删了一半。而前期的改动更让人难以想象,据作者介绍,仅小说的开头就先后改了30多次。